周書/卷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第十八

周書
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
唐 令狐德棻

列傳第二十

赫連達　韓果　蔡祐　常善　辛威　厙狄昌　田弘　梁椿　梁臺　宇文測 弟深

赫連達

赫連達字朔周，〈（成）〉〔盛〕樂人，[1]勃勃之後也。曾祖庫多汗，因避難改姓杜氏。

達性剛鯁，有膽力。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，拜都將，賜爵長廣鄉男，遷都督。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，軍中大擾。趙貴建議迎太祖，諸將猶豫未決。達曰：「宇文夏州昔為左丞，明畧過人，一時之傑。今日之事，非此公不濟。趙將軍議是也。達請輕騎告哀，仍迎之。」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，或云東告朝廷。達又曰：「此皆遠水不救近火，何足道哉。」貴於是謀遂定，令達馳往。太祖見達慟哭，問故，達以實對。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，引軍向高平，令達率騎據彈箏峽。時百姓惶懼，奔散者多。有數村民，方扶老弱、驅畜牧，欲入山避難，軍士爭欲掠之。達曰：「遠近民黎，多受制於賊，今若值便掠縛，何謂伐罪弔民！不如因而撫之，以示義師之德。」乃撫以恩信，民皆悅附，於是迭相曉語，咸復舊業。太祖聞而嘉之。悅平，加平東將軍。太祖謂諸將曰：「當清水公遇禍之時，君等性命懸於賊手，雖欲來告，其路無從。杜朔周冒萬死之難，遠來見及，遂得共盡忠節，同雪讐恥。雖藉眾人之力，實賴杜子之功。勞而不酬，何以勸善。」乃賜馬二百匹。

達固讓，太祖弗許。魏孝武入關，褒　　勳義，以達首逆元帥，匡復秦、隴，進爵魏昌縣伯，邑五百戶。

從儀同李虎破曹泥，除鎮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加通直散騎常侍，增邑並前一千戶。從復弘農，戰沙苑，皆有功。又增邑八百戶，除〈（泉）〉〔白水〕郡守，[2]轉帥都督，加持節，除濟州刺史。詔復姓赫連氏。以達勳望兼隆，乃除雲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進爵為公，拜大都督，尋授儀同三司。

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。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，後乃送款。武問諸將進止之宜。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，欲急攻取之。達曰：「不戰而獲城，策之上者。無容利其子女，貪其財帛。窮兵極武，仁者不為。且觀其士馬猶彊，城池尚固，攻之縱克，必將彼此俱損。如其困獸猶鬬，則成敗未可知。況行師之道，以全軍為上。」武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乃命將帥各申所見。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，武遂受循降。師還，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，進爵藍田縣公。

六官初建，授左遂伯。出為隴州刺史。保定初，遷大將軍、夏州總管、三州五防諸軍事。達雖非文吏，然性質直，遵奉法度，輕於鞭撻，而重慎死罪。性又廉儉，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，達欲招納異類，報以繒帛。主司請用官物，達曰：「羊入我廚，物出官庫，是欺上也。」命取私帛與之。識者嘉其仁恕焉。尋進爵樂川郡公。建德二年，進位柱國，薨。子遷嗣。大象中位至大將軍、蒲州刺史。

韓果

韓果字阿六拔，代武川人也。少驍雄，善騎射。賀拔岳西征，引為帳內。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，轉戰數十合，並破之。膂力絕倫，被甲荷戈，升陟峯嶺，猶涉平路，雖數十百日，不以為勞。以功授宣〈（武）〉〔威〕將軍、[3]子都督。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，遷都督，賜爵邯鄲縣男。魏孝武入關，進爵石〔城〕縣伯，[4]邑五百戶。大統初，進爵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戶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。

果性彊記，兼有權畧。所行之處，山川形勢，備能記憶。兼善伺敵虛實，揣知情狀，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，果登高望之，所疑處，往必有獲。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。每從征行，常領候騎，晝夜巡察，畧不眠寢。

從襲竇泰於潼關，太祖依其規畫，軍以勝返。賞真珠金帶一腰、[5]帛二百匹，授征虜將軍。又從復弘農，攻拔河南城，獲郡守一人，論功為最。破沙苑，戰河橋，並有功，授撫軍將軍、銀青光祿大夫，增邑九百戶。遷朔州刺史，轉安州刺史，加帥都督。九年，從戰邙山，軍還，除河東郡守。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。胡地險阻，人迹罕至，果進兵窮討，散其種落。稽胡憚果勁健，號為著翅人。太祖聞之，笑曰：「著翅之名，寧減飛將。」累遷大都督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出為宜州刺史。錄前後功，進爵襄中郡公。魏恭帝元年，授大將軍。從賀蘭祥討吐谷渾，以功別封一子縣公。武成二年，又率軍破稽胡，大獲生口。賜奴婢一百口，除寧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拜少師，進位柱國。四年，從尉遲迥圍洛陽。軍退，果所部獨全。天和初，授華州刺史，為政寬簡，吏民稱之。建德初，薨。

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位至上大將軍、黎州刺史。與尉遲迥同謀，被誅。

蔡祐

蔡祐字承先，其先陳留圉人也。曾祖紹為夏州鎮將，徙居高平，因家焉。祖護，魏景明初，為陳留郡守。父襲，名著西州。正光中，万俟醜奴寇亂關中，襲乃背賊，棄妻子，歸洛陽。拜齊安郡守。及魏孝武西遷，仍在關東。後始拔難西歸，賜爵平舒縣伯，除岐、夏二州刺史，[6]卒。贈原州刺史。

祐性聰敏，有行檢。襲之背賊東歸也，祐年十四，事母以孝聞。及長，有膂力，便騎射。太祖在原州，召為帳下親信。太祖遷夏州，以祐為都督。

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，諸將遣使迎太祖。將赴，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。太祖微知之，先與祐議執元進。祐曰：「狼子野心，會當反噬，今若執縛，不如殺之。」太祖曰：「汝大決也。」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。太祖曰：「隴賊逆亂，與諸人戮力討之。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。」太祖微以此言動之，因目祐。祐即出外，衣甲持刀直入，瞋目叱諸人曰：「與人朝謀夕異，豈是人也！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。」因按劍臨之。舉座皆叩頭曰：「願有簡擇。」祐乃叱元進而斬之，并其黨並伏誅。一坐皆戰慄，不敢仰視。於是與諸將結盟，同心誅悅。太祖以此知重之。乃謂祐曰：「吾今以爾為子，爾其父事我。」後從討悅，破之。

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。以前後功，封萇鄉縣伯，邑五百戶。大統初，加寧朔將軍、羽林

監，尋持節、員外散騎常侍，進爵為侯，增邑一千一百戶。從太祖擒竇泰，復弘農，戰沙苑，皆有功，授平東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又從太祖戰於河橋，祐乃下馬步鬬，手殺數人。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。祐怒曰：「丞相養我如子，今日豈以性命為念！」遂率左右十餘人，齊聲大呼，殺傷甚多。敵以其無繼，遂圍之十餘重，謂祐曰：「觀君似是勇士，但弛甲來降，豈慮無富貴耶。」祐罵之曰：「死卒！吾今取頭，[7]自當封公，何假賊之官號也。」乃彎弓持滿，四面拒之。東魏人弗敢逼，乃募厚甲長刀者，直進取祐。去祐可三十步，左右勸射之，祐曰：「吾曹性命，在一矢耳，豈虛發哉。」敵人漸進，可十步，祐乃射之，正中其面，應弦而倒，便以矟刺殺之。因此，戰數合，唯失一人。敵乃稍卻。祐徐引退。是戰也，我軍不利。太祖已還。祐至弘農，夜中與太祖相會。太祖見祐至，字之曰：「承先，爾來，吾無憂矣。」太祖心驚，不得寢，枕祐股上，乃安。以功進爵為公，增邑三百戶，授京兆郡守。

九年，東魏〔北〕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。[8]太祖率軍援之，與齊神武遇，戰於邙山。祐時著明光鐵鎧，所向無前。敵人咸曰「此是鐵猛獸也」，皆遽避之。俄授青州刺史，轉原州刺史，加帥都督，尋除大都督。十三年，遭父憂，請終喪紀。弗許。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，賜姓大利稽氏，進爵懷寧郡公。

魏恭帝二年，中領軍。六官建，授兵部中大夫。江陵初附，諸蠻騷動，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。[9]三年，拜大將軍，給後部鼓吹。以前後功，增邑并前四千戶，別封一子縣伯。太祖不豫，祐與晉公護、賀蘭祥等侍疾。及太祖崩，祐悲慕不已，遂得氣疾。

孝閔帝踐阼，拜少保。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，遞直殿省。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，謀害晉公護，祐每泣諫，帝不聽。尋而帝廢。

世宗即位，拜小司馬，少保如故。帝之為公子也，與祐特相友昵，至是禮遇彌隆。御膳每有異味，輒輟以賜祐；羣臣朝宴，每被別留，或至昏夜，列炬鳴笳，送祐還宅。祐以過蒙禮遇，常辭疾避之。至於婚姻，尤不願交於勢要。尋以本官權鎮原州。[10]頃之，授〈（宣）〉〔宜〕州刺史，[11]未之部，因先氣疾動，卒於原州。時年五十四。

祐少有大志，與鄉人李穆，布衣齊名。嘗相謂曰：「大丈夫當建立功名，以取富貴，安能久處貧賤邪！」言訖，各大笑。穆即申公也。後皆如其言。及從征伐，常潰圍陷陣，為士卒先。軍還之日，諸將爭功，祐終無所競。太祖〈（乃）〉〔每〕歎之，[12]嘗謂

諸將曰：「承先口不言勳，孤當代其論敘。」其見知如此。性節儉，所得祿皆散與宗族，身死之日，家無餘財。贈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五州諸軍事、原州刺史。謚曰莊。子正嗣。官至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祐弟澤，頗好學，有幹能。起家魏廣平王參軍、丞相府兼記室，加宣〈（武）〉〔威〕將軍、[13]給事中。從尉遲迥平蜀，授帥都督，賜爵安彌縣男。稍遷司輅下大夫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澧州刺史。[14]在州受賂，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，密奏貰之。後為〈（邝）〉〔邝〕州刺史，[15]不從司馬消難，被害。

常善

常善，高陽人也。世為豪族。[16]父安成，魏正光末，茹茹寇邊，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，大破之。時破六汗拔陵作亂，欲逼安成。不從，乃率所部討陵。以功授伏波將軍，給鼓節。後與拔陵連戰，卒於陣。

善，魏孝昌中，從爾朱榮入洛，授威烈將軍、都督，加龍驤將軍、中散大夫、直寢，封房城縣男，邑三百戶。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，除天水郡守。魏孝武西遷，授武衞將軍，進爵武始縣伯，增邑二百戶。大統初，加平東將軍，進爵為侯。擒竇泰，復弘農，破沙苑，累有戰功。除使持節、衞將軍，假驃騎大將軍、秦州刺史。四年，從戰河橋，加大都督，進爵為公，除涇州刺史。屬茹茹入寇，抄掠北邊，善率所部破之，盡獲所掠。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西安州刺史。轉蔚州刺史。頻莅三蕃，頗有政績。魏恭帝二年，進爵永陽郡公，增邑二千戶。

孝閔帝踐阼，拜大將軍、寧州總管。保定二年，入為小司徒。四年，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，令善應接之。五年夏，卒，時年六十四。贈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延夏鹽恆燕五州諸軍事、延州刺史。子昇和嗣。[17]先以善勳，拜儀同三司。

辛威

辛威，隴西人也。祖大汗，魏渭州刺史。父生，河州四面大都督。及威著勳，追贈大將軍、涼甘等五州刺史。

威少慷慨，有志畧。初從賀拔岳征討有功，假輔國將軍、都督。及太祖統岳之眾，見威

奇之，引為帳內。尋授羽林監，封白土縣伯，邑五百戶。從迎魏孝武，因攻回洛城，功居最。大統元年，拜寧遠將軍，增邑二百戶。累遷通直散騎常侍，進爵為侯，增邑三百戶。從擒竇泰，復弘農，戰沙苑，並先鋒陷敵，勇冠一時。以前後功，授撫軍將軍、銀青光祿大夫。從于謹破襄城。又從獨孤信入洛陽，經河橋陣，加持節，進爵為公，增邑八百戶。五年，授揚州刺史，加大都督。十三年，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賜姓普〈（毛）〉〔屯〕氏，[18]出為鄜州刺史。威時望既重，朝廷以桑梓榮之，遷河州刺史，本州大中正。頻領二鎮，頗得民和。

閔帝踐阼，拜大將軍，進爵枹罕郡公，增邑五千戶。[19]及司馬消難來附，威與達奚武率眾援接。保定初，復率兵討丹州叛胡，破之。三年，與達奚武攻陽關，拔之。明年，從尉遲迥圍洛陽。還，拜小司馬。天和初，進位柱國。復為行軍總管，討綏、銀等諸州叛胡，並平之。六年，從齊王憲東伐，拔伏龍等五城。建德初，拜大司寇。三年，遷少傅，[20]出為寧州總管。[21]宣政元年，進位上柱國。大象二年，進封宿國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戶，復為少傅。其年冬，薨，時年六十九。

威性持重，有威嚴。歷官數十年，未嘗有過，故得以身名終。兼其家門友義，五世同居，世以此稱之。子永達嗣。大象末，以威勳，拜儀同大將軍。

厙狄昌

厙狄昌字恃德，神武人也。少便騎射，有膂力。及長，進止閑雅，膽氣壯烈，每以將帥自許。年十八，爾朱天光引為幢主，加討夷將軍。從天光定關中，以功拜寧遠將軍、奉車都尉、統軍。天光敗，又從賀拔岳。授征西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及岳被害，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。從平侯莫陳悅，賜爵陰盤縣子，加衞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

後從太祖迎魏孝武，復潼關，改封長子縣子，邑八百戶。大統初，進爵為公，增邑一千戶。從破竇泰，授車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又從復弘農，戰沙苑，昌皆先登陷陣。太祖嘉之，授帥都督。四年，從戰河橋，除冀州刺史。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，授馮翊郡守。久之，轉河北郡守。十三年，錄前後功，授大都督、通直散騎常侍。又從隨公楊忠破蠻賊田社清，[22]昌功為最，增邑三百戶，拜儀同三司。尋遷開府儀同三司。十六年，出為東夏州刺史。魏廢帝元年，進爵方城郡公，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。六官建，授稍伯中大夫。孝閔帝踐阼，拜大將軍。後以疾卒。

田弘

田弘字廣畧，高平人也。少慷慨，志立功名，膂力過人，敢勇有謀畧。魏永安中，陷於万俟醜奴。爾朱天光入關，弘自原州歸順，授都督。

及太祖初統眾，弘求謁見，乃論世事，[23]深被引納，即處以爪牙之任。又以迎魏孝武功，封鶉陰縣子，邑五百戶。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弘云：「天下若定，還將此甲示孤也。」大統三年，轉帥都督，進爵為公。從太祖復弘農，戰沙苑，解洛陽圍，破河橋陣，弘功居多，累蒙殊賞，賜姓紇干氏。尋授原州刺史。以弘勳望兼至，故以衣錦榮之。太祖在同州，文武並集，乃謂之曰：「人人如弘盡心，天下豈不早定。」即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魏廢帝元年，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平蜀之後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，未從朝化，詔弘討平之。又討西平叛羌及鳳州叛氐等，並破之。弘每臨陣，摧鋒直前，[24]身被一百餘箭，破骨者九，馬被十矟，朝廷壯之。信州羣蠻反，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。孝閔帝踐阼，進爵鴈門郡公，邑通前二千七百戶。

保定元年，出為岷州刺史。弘雖武將，而動遵法式，百姓頗安之。三年，從隨公楊忠伐齊，拜大將軍。[25]明年，又從忠東伐。師還，乃旋所鎮。吐谷渾寇西邊，宕昌羌潛相應接，詔弘討之，獲其二十五王，拔其七十〈（二）〉〔六〕柵，[26]遂破平之。

天和二年，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，弘從衞公直赴援。與陳人戰，不利，仍以弘為江陵總管。及陳將吳明徹來寇，弘與梁主蕭巋退保〈（總）〉〔紀〕南，[27]令副總管高琳拒守，明徹退，乃還江陵。尋以弘為仁壽城主，以逼宜陽。齊將段孝先、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陽援，弘與陳公純破之，遂拔宜陽等九城。以功增邑五百戶，進位柱國大將軍。

建德二年，拜大司空，[28]遷少保。三年，出為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、襄州刺史。薨于州。

子恭嗣。[29]少有名譽，早歷顯位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國、小司馬。朝廷又追錄弘勳，進恭爵觀國公。

梁椿

梁椿字千年，代人也。祖屈朱，魏昌平鎮將。父提，內〈（正）〉〔三〕郎。[30]

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，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，以軍功進授都將。後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、蕭寶夤等，遷中堅將軍、屯騎校尉、子都督。普泰初，拜征西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二年，除高平郡守，封盧奴縣男，邑一百戶。太昌元年，進授都督。從太祖平侯莫陳悅，拜衞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大統初，進爵欒城縣伯，增邑五百戶。出為隴東郡守。尋進爵為公，增邑五百戶，遷梁州刺史。從復弘農，戰沙苑，與獨孤信入洛陽，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，累有戰功。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大都督。從戰河橋，進爵東平郡公，增邑一千戶。俄遷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七年，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，椿擒其別帥劉持塞。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，破之。除清州刺史。[31]在州雖無他政績，而夷夏安之。十三年，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。別攻閻韓鎮，斬其鎮城徐衞。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。以功增邑四百戶。孝閔帝踐阼，除華州刺史，改封清陵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。二年，入為少保，[32]轉少傅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將軍。卒於位。贈恆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，行恆州刺史，謚曰烈。

椿性果毅，善於撫納，所獲賞物，分賜麾下，故每踐敵場，咸得其死力。雅好儉素，不營貲產，時論以此稱焉。

子明，魏恭帝二年，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。[33]尋授大都督，遷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常侍，治小吏部，歷小御伯、御正下大夫。保定五年，詔襲椿爵，舊封回授弟朗。天和中，改封樂陵郡公，除上州刺史，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。

梁臺

梁臺字洛都，長池人也。父去斤，魏獻文時為隴西郡守。

臺少果敢，有志操。孝昌中，從爾朱天光討平關、隴，一歲之中，大小二十餘戰，以功授子都督，賜爵隴城鄉男。普泰初，進授都督。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，平之。悅表臺為假節、衞將軍、左光祿大夫，進封隴城縣男，邑二百戶。尋行天水郡事，轉行趙平郡事。頻治郡，頗有聲績。未幾，天光追臺還，引入帳內。及天光敗於寒陵，[34]賀拔岳又引為心膂。

岳為侯莫陳悅所害，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。從討悅，破之。又拜天水郡守。大統初，復除趙平郡守。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，詔增邑一百戶，轉平涼郡守。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，寇掠居民。州刺史史寧討之，歷時不克。臺陳賊形勢，兼論攻取之策，寧善而從之，遂破賊徒。復與于謹破劉平伏。錄前後勳，授潁州刺史，賜姓賀蘭氏。從援玉壁，戰邙山，授帥都督。大統十五年，拜南夏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騎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增邑二百戶。魏廢帝二年，遷使持節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孝閔帝踐阼，進爵中部縣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戶。武成中，從賀蘭祥征洮陽，先登有功，別封綏安縣侯，邑一千戶。詔聽轉授其子元慶。

保定四年，拜大將軍。時大軍圍洛陽，久而不拔。齊騎奄至，齊公憲率兵禦之。乃有數人為敵所執，已去陣二百餘步，臺望見之，憤怒，單馬突入，射殺兩人，敵皆披靡，執者遂得還。齊公憲每歎曰：「梁臺果毅膽決，不可及也。」五年，拜鄜州刺史。

臺性疏通，恕己待物。至於蒞民處政，尤以仁愛為心。不過識千餘字，口占書啟，辭意可觀。年過六十，猶能被甲跨馬，足不躡鐙。馳射弋獵，矢不虛發。後以疾卒。

宇文測

宇文測字澄鏡，太祖之族子也。高祖中山、曾祖豆頹、祖騏驎、父永，仕魏，位並顯達。

測性沉密，少篤學，每旬月不窺戶牖。起家奉朝請、殿中侍御史，累遷司徒右長史、安東將軍。尚宣武女陽平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，詔測詣太祖言，令密為之備。太祖見之甚歡。使還，封廣川縣伯，邑五百戶。尋從孝武西遷，進爵為公。

太祖為丞相，以測為右長史，軍國政事，多委任之。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，附於屬籍。除通直散騎常侍、黃門侍郎。

大統四年，拜侍中、長史。[35]六年，坐事免。尋除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大都督、行汾州事。測政存簡惠，頗得民和。地接東魏，數相鈔竊，或有獲其為寇者，多縛送之。測皆命解縛，置之賓館，然後引與相見，如客禮焉。仍設酒餚宴勞，放還其國，并給糧餼，衛送出境。自是東魏人大慙，乃不為寇。汾、晉之間，各安其業。

兩界之民，遂通慶弔，不復為仇讐矣。時論稱之，方於羊叔子。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，懷貳心者。太祖怒曰：「測為我安邊，吾知其無貳志，何為間我骨肉，生此貝錦！」乃命斬之。仍許測以便宜從事。

八年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轉行綏州事。每歲河冰合後，突厥即來寇掠，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。測至，皆令安堵如舊。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，仍遠斥候，[36]知其動靜。是年十二月，突厥從連谷入寇，去界數十里。測命積柴之處，一時縱火。突厥謂有大軍至，懼而遁走，自相蹂踐，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。測徐率所部收之，分給百姓。自是突厥不敢復至。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。

十年，徵拜太子少保。十二年十月，卒於位，時年五十八。太祖傷悼，親臨慟焉。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。贈本官，謚曰靖。

測性仁恕，好施與，衣食之外，家無蓄積。在洛陽之日，曾被竊盜，所失物，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。州縣擒盜，并物俱獲。測恐此盜坐之以死，乃不認焉。遂遇赦得免。盜既感恩，因請為測左右。及測從魏孝武西遷，事極狼狽，此人亦從測入關，竟無異志。子該嗣。歷官內外，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、臨淄縣公。測弟深。

弟　深

深字奴干。[37]性鯁正，有器局。年數歲，便累石為營伍，并折草作旌旗，布置行列，皆有軍陣之勢。父永遇見之，乃大喜曰：「汝自然知此，於後必為名將。」

至永安初，起家祕書郎。時羣盜蜂起，深屢言時事，爾朱榮雅知重之。拜厲武將軍。尋除車騎府主簿。三年，授子都督，領宿衛兵卒。及齊神武舉兵入洛，孝武西遷。既事起倉卒，人多逃散，深撫循所部，並得入關。以功賜爵長樂縣伯。

太祖以深有謀略，欲引致左右，圖議政事。大統元年，乃啟為丞相府主簿，加朱衣直閤。尋轉尚書直事郎中。

及齊神武屯蒲坂，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，高敖曹圍洛〈（陽）〉〔州〕。[38]太祖將襲泰，諸將咸難之。太祖乃隱其事，陽若未有謀者，而獨問策於深。對曰：「竇氏，歡之驍將也，頑凶而勇，戰亟勝而輕敵，歡每仗之，以為禦侮。今者大軍若就蒲坂，則高歡

拒守，竇泰必援之，內外受敵，取敗之道也。不如選輕銳之卒，潛出小關。竇性躁急，必來決戰，高歡持重，未即救之，則竇可擒也。既虜竇氏，歡勢自沮。回師禦之，可以制勝。」太祖喜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軍遂行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。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，復克之。太祖大悅，謂深曰：「君即吾家之陳平也。」

是冬，齊神武又率大眾度河涉洛，至於沙苑。諸將皆有懼色，唯深獨賀。太祖詰之，曰：「賊來充斥，何賀之有？」對曰：「高歡之撫河北，甚得眾心，雖乏智謀，人皆用命，以此自守，未易可圖。今懸師度河，非眾所欲，唯歡恥失竇氏，愎諫而來。所謂忿兵，一戰可以擒也。此事昭然可見，不賀何為。請假深一節，發王羆之兵，邀其走路，使無遺類矣。」太祖然之。尋而大破齊神武軍，如深所策。

四年，從戰河橋。六年，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，並有戰功。俄進爵為侯，歷通直散騎常侍、東雍州別駕、使持節、大都督、東雍州刺史。深為政嚴明，示民以信，抑挫豪右，吏民懷之。十七年，入為雍州別駕。魏恭帝二年，進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常侍。六官建，拜小吏部下大夫。

孝閔帝受禪，進位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遷吏部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〈（幽）〉〔豳〕州刺史，[39]改封安化縣公。二年，徵拜宗師大夫，轉軍司馬。保定初，除京兆尹。入為司會中大夫。

深少喪父，事兄甚謹。性多奇譎，好讀兵書。既在近侍，每進籌策。及在選曹，頗獲時譽。性仁愛，情隆宗黨。從弟神〈（譽）〉〔舉〕、神慶幼孤，深撫訓之，[40]義均同氣，世亦以此稱焉。天和三年，卒於位。贈使持節、少師、恆雲蔚三州刺史，諡曰成康。子孝伯，自有傳。

【史臣曰】

史臣曰：太祖屬禍亂之辰，以征伐定海內，大則連兵百萬，繫以存亡，小則轉戰邊亭，不閱旬月。是以人無少長，士無賢愚，莫不投筆要功，橫戈請奮。若夫數將者，並攀翼雲漢，底績屯夷，雖運移年世，而名成終始，美矣哉！以赫連達之先識，而加之以仁恕；蔡祐之敢勇，而終之以不伐。斯豈企及所致乎，抑亦天性也。宇文測昆季，政績謀猷，咸有可述，其當時之良臣歟。

↑ 〈（成）〉〔盛〕樂人　宋本、汲本、局本「成」作「盛」，汲本、局本注「一作成」。北史卷六五赫連達傳，冊府卷一三二〈一五九八頁〉、卷七八二〈九二九四頁〉都作「盛」。按魏書卷一０六上地形志上雲州有盛樂郡。「成樂」是漢縣名〈見前漢書卷二八地理志、續漢書郡國志〉。這裏自當作「盛」，今據改。又冊府卷七八二作「雲中盛樂人」，「雲中」二字似非宋人所加，疑周書本有此二字。傳本脫去。

↑ 除〈（泉）〉〔白水〕郡守　張森楷云：「據魏隋二志，郡無單名『泉』者。『泉』上疑有挩誤。」按冊府卷三八二〈四五四七頁〉「泉」作「白水」。魏書卷一０六地形志下白水郡屬華州，諸本誤并為一字，今據改。

↑ 宣〈（武）〉〔威〕將軍　宋本、南本、冊府卷八四五〈一００三二頁〉「武」作「威」。張元濟以為「武」字誤，云：「見盧辯傳〈卷二四〉。」按張說是。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後職令，宣威將軍第六品，沒有「宣武」號。今據改。

↑ 進爵石〔城〕縣伯　張森楷云：「縣無單名『石』者。北史〈卷六五韓果傳〉不載此封，而云『大統初，累進爵為石城公』，與周書下文『大統初進爵為公』之文合，則此是石城縣也。」按張說是，冊府卷三八二〈四五四七頁〉正作「石城縣伯」，今據補。

↑ 賞真珠金帶一腰　宋本、南本、北本、汲本「真」都作「以」。殿本當從北史改，局本從殿本。

↑ 除岐夏二州刺史　北史卷六五蔡祐傳「夏」作「雍」。

↑ 吾今取頭　冊府卷三七三〈四四三三頁〉作「吾今日取汝頭」，卷三九五〈四六八九頁〉作「吾今取汝頭」。「取」下當有「汝」字，語氣方完，疑傳本脫去。

↑ 東魏〔北〕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　北史本傳、周書卷二文帝紀下、北史卷九周本紀、魏書卷一二孝靜帝紀都作「北豫州」，這裏當脫「北」字。今據補。

↑ 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　按卷二文帝紀平江陵在魏恭帝元年，六官建在三年，據卷四九蠻傳，祐與豆盧寧攻蠻，在恭帝二年前，亦即元年。這裏敘事顛倒。

↑ 尋以本官權鎮原州　宋本、南本、北本、汲本「權」都作「獲」。殿本當從北史改，局本從殿本。按上文說蔡祐謙退，原文或周書所據舊史當有請外任語，所以說「獲鎮原州」。今無此語，則「獲」字無理。

↑ 授〈（宣）〉〔宜〕州刺史　宋本、南本「宣」作「宜」。北史本傳也是百衲本作「宜」，殿本作「宣」。張元濟以為「宣」字誤。按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京兆郡華原縣條云：「後魏置北雍州，西魏改為宜州。」宣州是陳地。今據改。

↑ 太祖〈（乃）〉〔每〕歎之　宋本及北史本傳、冊府卷四三一〈五一三四頁〉、御覽卷二七六〈一二八六頁〉「乃」作「每」。按「乃」字文義不協，今據改。

↑ 宣〈（武）〉〔威〕將軍　宋本、南本「武」作「威」是。今據改。參本卷校記第三條。

↑ 澧州刺史　宋本和北史卷五八代王達傳「澧」作「禮」。卷一三代王達傳作「澧」。錢氏考異卷三二疑是豐州之譌。按卷三七郭彥傳亦見「澧州」，恐別有其地。

↑ 後為〈（邝）〉〔邛〕州刺史　汲本作「　」，不成字，局本作「邛」，北史本傳作「邛」。按卷二一司馬消難傳作「邛州刺史蔡澤」。邛州是司馬消難管內，局本是，今據改。

↑ 高陽人也世為豪族　按高陽乃瀛州屬郡，非鎮。下文稱其父安成從鎮將慕容勝與茹茹戰，不知為何鎮。疑「世為豪族」下當有徙居北邊某鎮之語，傳本脫去。

↑ 子昇和嗣　北史卷六五常善傳「昇」作「昂」。

↑ 賜姓普〈（毛）〉〔屯〕氏　張森楷云：「『毛』當作『屯』，見齊書斛律光傳〈卷十七。按傳見枹罕公普屯威〉，北史〈卷六五辛威傳〉亦是『屯』字。」按張說是，文苑英華卷九一一庾信有普屯威碑。今據改。

↑ 增邑五千戶　普屯威碑作「一千戶」。按辛威最後封宿國公，傳稱增邑并前五千戶〈碑作五千五百戶〉，則此時不可能一次增邑即五千戶，疑當從碑。

↑ 三年遷少傅　普屯威碑「三」作「二」。按卷五武帝紀建德二年五月載「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」，知辛威已由大司寇遷少傅，疑碑作「二年」是。

↑ 出為寧州總管　卷六武帝紀建德四年正月書辛威為寧州總管，傳繫於三年後，大致相符。但普屯威碑卻說：「建德四年為河州〈倪注本作寧州，是據周書改〉總管、都督七州諸軍事，即為河州大中正。公之桑梓，本於此地，再為連率，頻仍衣錦。」據碑則建德四年〈五七五年〉辛威任職河州而非寧州。按傳在前曾說「遷河州刺史，本州大中正」，事在大統十三年〈五四七年〉後，周代魏〈五五六年〉前。碑文不載此事，但於大統十六年〈五五０年〉任鄜州刺史後稱「公頻領兩牧」。傳於任河州刺史後稱「頻領二鎮」，所云「兩牧」「二鎮」都指鄜州、河州二地。傳世碑文脫去遷河州刺史數語，「兩牧」就存鄜州一牧，語不可解。正因他在西魏末年曾任河州刺史，建德四年是再任，所以碑文才說「再為連率」。他郡望隴西，實際是河州人，碑稱河州是他的「桑梓」之地，死後「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」可證。以河州人而兩次出牧河州，所以碑說「頻仍衣錦」。如果他是寧州總管，即使如倪本以寧州總管兼河州大中正，這些話也是安不上的。因為總管總得在治所，既在寧州，怎能說「桂陽仙人，還歸鄉里，故老親賓，酣歌相慶」呢？庾信碑文寫於開皇元年〈五八一年〉，距辛威之死只三年，敘歷官當無誤。據碑，辛威於保定四年〈五六四年〉曾任寧州總管，周書紀傳誤移於建德四年，其實此年是任「河州總管」。

↑ 田社清　卷四九蠻傳「社」作「杜」。

↑ 乃論世事　「乃」原作「及」。諸本和北史卷六五田弘傳「及」都作「乃」，是。今逕改。

↑ 摧鋒直前　宋本作「鋒推直前」，乃是誤倒。北史本傳百衲本作「推鋒直前」，殿本「推」作「摧」。文苑英華卷九０五庾信紇干弘神道碑作「推鋒直上」〈全周文卷一五錄碑文又作「摧」，倪注本作「推」〉。按文選卷六左太冲魏都賦有「推鋒積紀」語，晉書卷六二祖逖傳有「推鋒越河」語，北齊書卷二一高昂傳亦有「推鋒逕進」語，知作「推」是。但「摧鋒」亦通，今不改。

↑ 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　紇干弘碑云：「四年，拜大將軍。」

↑ 拔其七十〈（二）〉〔六〕柵　宋本、南本「二」作「六」，紇干弘碑也作「六」。

此傳基本上是據碑文寫的，今據改。

↑ 退保〈（總）〉〔紀〕南　宋本、南本「總」作「紀」，汲本、局本作「總」，注「一作紀」。二張都以為「總」字誤。張元濟云「高琳傳〈卷二九〉蕭嶷傳〈卷四八〉並作『紀』」。按張說是。今據改。

↑ 建德二年拜大司空　紇干弘碑作「建德元年」。按卷五武帝紀田弘為大司空在建德二年正月，而元年十一月已書「以大司空趙國公招為大司馬」。也可能在元年末。

↑ 子恭嗣　張森楷云：「北史『恭』上有『仁』字，此誤挩去。」按紇干弘碑也作「世子恭」，或是雙名單稱。

↑ 父提內〈（正）〉〔三〕郎　宋本「正」作「三」〈百衲本從諸本改作「正」〉。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述魏初制度云：「幢將員六人主三郎、衞士直宿禁中者」，魏書卷三〇豆代田傳「子求周為內三郎」，陸真傳「拜內三郎」，卷三四陳建傳「擢為三郎」，宋書卷九五索虜傳見「三郎大帥」。作「三郎」是，今據改。

↑ 除清州刺史　宋本、南本「清」作「渭」，汲本、局本作「清」，注「一作渭」。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無「清州」，疑作「渭」是。

↑ 二年入為少保　按此「二年」接著上文孝閔帝踐阼，但孝閔帝元年九月被廢，無二年。此二年當是明帝的二年。疑上有脫文。

↑ 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　北史卷六五梁椿傳「襲」作「賜」。按上文述椿前後受爵並無豐陽的封邑，而且梁椿尚在，無故由其子襲爵，也說不通，疑當作「賜」。

↑ 及天光敗於寒陵　按魏書卷七四爾朱兆、爾朱天光傳和其他相關紀載「寒陵」多作「韓陵」。然藝文類聚卷七七有溫子昇寒陵山寺碑，即作「寒陵」。當時地名常用同音字，無須斷其是非。

↑ 拜侍中長史　北史卷五七周宗室廣川公測傳但云「歷位侍中」，不舉「長史」。按上文已稱「太祖為丞相，以測為右長史」，疑「侍中」下脫「仍兼」二字。

↑ 仍遠斥候　冊府卷三九〇〈四六三四頁〉「遠」下有「道」字，通典卷一五三「道」作「遣」。

↑ 深字奴干　北史卷五七廣川公測附弟深傳「干」作「于」。

↑ 高敖曹圍洛〈（陽）〉〔州〕　宋本和北史本傳「陽」作「州」。按魏、周、齊相關紀傳、通鑑卷一五七〈四八七六頁〉都說高敖曹攻圍的是洛州或稱上洛，周書卷四四泉企傳紀載甚詳。且洛陽久為東魏所有，何須攻圍。今據改。

↑ 除〈（幽）〉〔豳〕州刺史　北史本傳「幽」作「豳」。張森楷云：「作『豳』是。」按張說是，幽州不在周管內。今據改。

↑ 從弟神〈（譽）〉〔舉〕神慶幼孤深撫訓之　北史本傳「譽」作「舉」。按卷四〇宇文神舉傳云：「神舉早歲而孤，有夙成之量，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。」傳末云：「弟神慶。」知北史作「舉」是，今據改。